

讓桌面保持整潔

從桌面到抽屜,統統亂成一團,這是許多人常見的毛病。為什麼你不能有整潔的辦公桌呢?因為混亂正是忙碌的象徵,你根本來不及整理,就必須投入新的任務。於是在不知不覺中,就陷入了“忙碌—沒空整理—工作效率更低—更加忙亂”的惡性循環。

要斬斷這種惡性循環,請試試“將桌面歸零”。

把桌面及四周堆滿的雜物,全部毫不猶豫地打包裝進紙箱或紙袋里。別懷疑,這是應急的方法,只要你把現在用不到的東西挪到視線範圍以外,就能提陞工作效率。

當桌面亂七八糟時,不僅要用的東西常被淹沒,你還得花時間翻找。現



在,如果你仍然需要這些東西,那么再從箱子或袋子里把它們找出來也不遲。

或許有人覺得,翻箱倒櫃也要花時間,這跟從亂七八糟的東西中找到所需物品差不多。但是,現在你可以一眼看到待處理的急件、隨時

要查閱的資料,效率肯定會迅速提陞。

原先堆在周遭的東西,不是每樣都非留不可。7 天內一次都沒用過的東西,根本不必放在桌上。

你可以定期檢查,留下最近要用的東西,然後再考慮如何整理它們。

接下來要教你“歸位的方法”。選好要留在桌上的東西之後,很多人會全部擺回去,正好將桌面塞滿,這可不行。要記住,桌上只能擺到八分滿。如果一開始就把桌面和抽屜塞滿,那么將來新的東西根本沒地方放,更不必說收納或整理了。請謹記“80%原則”,因為新的東西增加的速度是非

常快的。

還要注意“固定東西的位置”,這點非常重要。如果你養成習慣——筆放在這裡、橡皮放在那里,知道每一件物品的位置,那么使用時就能輕鬆拿到。

作者:[日]美崎榮一郎



信徒問蘇菲:“你是如何開悟的?”

蘇菲說:“是因為一只狗,我才開悟的。”

信徒問:“狗是你開悟的導師?”

蘇菲說:“有一天我看到一只狗站在水邊渴死了。每次它探頭到水邊想喝水,就被嚇一跳,

因為水里有一只狗。”

信徒又問:“然後呢?”

蘇菲說:“最後它渴得實在受不了,顧不得恐懼便縱身躍進水中,發現水中的狗不見了,原來無法喝水解渴的障礙只是自己的影子。由這件事我發現,阻隔我的障礙是我自己,於是便頓悟了。”

作者:蔡志忠

自己是開悟的障礙

我和姥姥,有好幾種對話。

這一種是最長的。我在她身邊坐着,她忽然像想起很重要的事,低聲問我:“你現在是上學,還是上班了?”唸書的時候,我說:“上學。”後來畢業了,我就說:“上班了。”

如果我回答上班,她就笑一笑,問:“上班掙多少錢?”

我說:“一千元。”她非常驚訝地一探身子,問:“多少?多少?”

我重複道:“一千元。”其實我的收入不止這些,不過因為我知道她下面的話,所以故意把工資說少了。

果然,她拍着巴掌說:“嗨,一千元,真不少,太了不起了!我們那時候,剛進廠子,當學徒工,每個月只有十六元。哎哟,一千元!掙大錢了……”她感嘆完,又有點兒促狹地冲我笑,說:“跟你商量一件事,你掙大錢了,給姥姥一點兒吧?”我說:“沒問題!”她便滿足地將身子往後一靠,說:“我說笑話呢,姥姥哪能要你的錢?”

我說:“為什麼不能要?我這就給你拿錢。”

第一次拿錢的時候,母親把我攔下了。母親並不避開姥姥,說:“你給她錢,是給我找麻煩。她稀里糊塗的,數不清時,又要鬧了。”

為什麼這樣說?因為錢是她的夢魘,是全家人共同的夢魘。

她是那種把一生獻給別人的人,唯一開心的歲月是在山東老家當閨女時。她爹是“漁老大”,祖上傳下一份花錦似的家業,家中有許多艘打魚的船,又雇了好些佃戶在田里做工,甚有氣象。姥姥是大小姐,出去溜達買些針線、花束,身上從不帶錢,只說一句:“記在賬上。”到節下,店鋪的夥計自會到她家收賬。

後來,姥姥的爹迷上了抽鴉片,幾年就把家財敗光了,無奈之下,將長女下嫁家中長工的兒子。接著,我姥爺北上天津打工,在熟食坊當醬肉師傅。姥姥跟過來,在天津養育了四個兒女。

那時,當家人工資不多,家里吃飯的嘴卻不少。姥姥不識字,而且是三寸金蓮,無法出去工作,丈夫還有揮霍、賭博的毛病。後來兒女們生活不如意,瞻養費都給得少,所以這輩子,她在錢上一直沒鬆快過。對於失掉錢財的恐懼,日日灼心,她熬煉出一個幽靈盤踞在心里。至耄耋之年,記憶昏茫,她的理智再也禁錮不住那個幽靈。

母親說:“人老了,性格真會大變。以前多溫柔、多有自尊的人,現在說變臉就變臉,六親不認,只認她的錢。”

姥姥一生的積蓄到底有多少呢?誰都不清楚。

大舅給她做了個白鐵匣子,她將錢都放進去,用一把鎖將匣子鎖住,鑰匙放在她隨身的小錢包里。而錢包,有時被她攔在大褂的口袋裏,有時又被塞進褲子口袋。

對這種複雜的保險系統,青壯年人亦未必時時能頭腦清明。她經常趁無人時打開匣子,點錢,點清楚數目才放心,但裝鑰匙的錢包或許隨手一放,或許塞在床褥下,或許竟一時

糊塗鎖進鐵匣子里。總之,鑰匙不見了!

隨後,她就要開鬧了。她先是默坐垂淚,繼而不吃不喝,接着喃喃咒罵,最後號哭大罵,直至闔家聚會,勸解安慰。但肯定是勸不動、解不開,她磐石般無轉變,一定要哭罵竟夜,震動鄰里。

因為姥姥一直跟我的母親、父親以及我一起住,母親服侍她更衣、做換洗被褥等事,最有作案時間和作案機會,所以當她因丟錢的事鬧起來,最先被懷疑的就是母親。

從我十三四歲起,她大概隔幾個月就要鬧上一次,哭罵的內容如下:“我知道你缺錢,可我的錢都是一毛一毛攢的呀,你偷你媽媽的錢包,真忍心啊,真下得去手啊!你是要你媽媽的命啊……拿出來!你把我的錢拿出來,我不跟你計較!不拿出來,我跟你拼命……”

後來,她會迷迷糊糊地在腦中編造自己的財物,若找不見,就說被偷了。她曾比畫出一個火柴盒大小的存摺,說里面存着八百元,但是丟了。

在起初數年中,母親也經常哭,哆嗦著手為自己辯白,但姥姥毫不動心,也根本不理會,就像被設置好的機器,只反復說着那幾句話:“偷你親媽的錢包,真下得去手啊,你是要你媽媽的命啊!你把我的錢拿出來,我不跟你計較……”

在那些時候,我真恨她。她不再是那個笑咪咪、慈愛的姥姥,而是個冷漠無情、蠻不講理的老婆子。

於是趁大人不在的時候,我獨自跟她理論。我從強作鎮定地理論,到邊哭邊喊,她始終陰着臉,沉浸在自己的憤恨中,末了,輕蔑地瞥我一眼,說:“你什么都不懂,閉嘴。”

鬧丟錢的劇目,上演了十幾年。到九十多歲,她的體力終究不行,鬧不動了,便採取冷戰的方式。比如,父親下班,走到臥室來問候她,她劈頭冷冷地來一句:“恭喜你啊。”

父親自然問恭喜什麼。“恭喜你發了財啦,你的媳婦給你偷回錢了。”

父親一笑,轉身走了。

其實她已經十多年沒出門買過東西了,錢于她早就失去了通貨的基本意義。對兒女來說,錢是哄她開心的道具,以及盡孝的證據;對她來說,錢如同供幼兒摟在懷中賴以獲得安全感的娃娃,以及生命意義的所在。

這就是母親不願我給她很多錢的原因。不過,母親也常讓我給她一沓面值十元的錢,她數一數,便感到很开心。

但有一次,我給了姥姥兩百元錢,兩張紅彤彤的百元紙幣,擱在她面前的床單上。

她將那兩張紙幣好好看了一陣,笑道:“真沒想到,我還能花上外孫女的錢呢。”說着,她把錢放到床頭櫃上,讓鈔票靠牆立着,像展覽獎狀。

過一會兒,她喝了幾口茶水,就忘記了。一轉頭看見鈔票,盯了一陣,有些疑懼,低聲喚着我的母親:“這錢哪兒來的,怎么放我這兒了?是你的嗎?怎么不趕緊收起來。”

母親大聲說:“那是你外孫女孝敬你,給你買巧克力吃的。”

她重新快活起來了:“哟,給我的?好好好,那我趕緊收起來吧。”

母親知道,她一旦將錢收進她的白鐵匣子,這事就算徹底被她進深淵了,於是連忙說:“你先別收,別收!攔那兒看看多高興。”

她連連說:“好,我不收,看着。”又一拍手,“嘿,真沒想到,我還等到花外孫女錢的時候了。當初,巴掌那么小的人兒,現在都掙錢了……”當然,再過五分鐘,她還會再問,這是誰的錢。

母親就這樣陪着她,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她,逗她高興。

我跟母親說:“姥姥愛忘事也有好處,別家的孩子給錢孝敬長輩,長輩只能當時驚喜一次。‘姥姥呢?你要是總跟她說,她就能驚喜好多次。’”

半年前的某晚,我剛好在家。母親給姥姥掖了掖床邊的被褥,她立即疑心是母親搜她的錢。

她開始時是和顏悅色的,喊我的母親:“三閨女,別逗我玩了,把錢還給我吧。”

聽閨女說“我沒拿你的錢”,她立即虎起臉低吼:“你敢說沒拿我的錢!我親眼看見的!一

千元,我塞在褥子下面,你一下就抄走了!”她一邊說着,還案件回放似的,抖着手將被褥掀一掀,模擬“一下就抄走”的動作。

怎么解釋自然都不頂用,她就開始號哭叫罵了。

後來,我和母親躲到另一間屋。隔着兩扇門,我們還隱隱聽得見她慘痛的哭聲。此時已經是凌晨一點。

母親反倒安慰我:“沒嚇着你吧?她隔幾個月照例要鬧一次,我習慣了。”



那是一個賣茶蛋的老嫗。12 月的一個冷天,兒子須作一篇遊記,我帶他到北京龍慶峽附近“體驗生活”。

賣茶蛋的皆鄉村女孩兒和年輕婦女,就那么一個老嫗,躋身她們中間,並不起勁兒地招呼,偶爾發一聲叫賣,嗓音是沙啞的,所以她的生意就冷清。老嫗似乎自甘冷清,低着頭,撥弄煮鍋里的蛋。她時不時抬眼睜一睜攤前行人,仿佛也只因為不能總低着頭,目光里無半點兒乞意。

我出于一時的不平、一時的體恤、一時的憐憫,向她買了幾個茶蛋。活在好人邊上的人,

大抵內心都會產生這種一時的小善良,並且總克制不了這種自我表現的沖動——表現了,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邊上,便獲得一種自慰。

老嫗應找我兩毛錢,我則扯着兒子轉身便走,佯裝沒有算清小賬。兒子邊走邊說:“爸,她少找咱們兩毛錢。”我說:“知道,但是咱們不要了。大冷的天她賣一只茶蛋掙不了幾個錢,怪不易的。”於是我向兒子講,什么叫同情心,人為什麼應有同情心,以及同情心是怎樣一種美德,等等。

兩個多小時後,我和兒子從公園出來,被人叫住——竟是那老嫗。她袖着手,縮着脖頸,身子冷得尙僵着。“你剛纔買我的茶蛋,我還沒找你錢,一轉眼,你就不見了。”老嫗從袖筒里抽出一只手,乾枯的一只老手,遞給我兩毛錢,皺巴巴的兩毛錢。

兒子仰臉看我,我不得不接了錢。我不知自己當時對她說了句什麼,而公園的守門人對我說:“人家老太太,爲了你這兩毛錢,站我旁邊等了那么半天!”

我和兒子又經過老嫗攤前時,見一老叟,守着她那煮鍋。如老嫗一樣,他低着頭,撥弄煮鍋里的蛋,偶爾發一聲叫賣,嗓音同樣是沙啞的。他的目光偶爾掃向攤前行人,也不過是任意一睜,絕無半點乞意。

我覺得我的類同施捨的行徑,于那老嫗,實在是很猥瑣的。作者:梁曉聲

我依偎母親坐着,心里居然涌上一些陰暗的憤憤之情:為什麼偏偏我的母親要受這些折磨?那些能過安逸日子的人,那些品香,飲茶,大談境界、詩意、春雪秋葉的人,你們不過是運氣好罷了,你們不必耗盡時間與心力服侍、招架這樣一個高壽的老娘。

但這事情該怎么了結呢?母親悄悄跟我說:“要不,你偷偷拿一千元錢放在她的褥子下面,然後假裝幫她找到了。”

母親又說:“你總看電影,應該會演吧?”我被母親逗笑了。她從抽屜里拿一沓錢給我做道具。我笑道:“劇組里演戲用的都是假錢,哪有用真錢演戲的。人家照單全收,假戲真做,你豈不虧本?”

母親的話讓我沒法笑了:“以前他們出主意,說偷偷找假幣來,幾萬幾萬的,隨便給老太太玩。我不同意,怎么能那樣糊弄她。”

爲治親人的精神疾患而演戲,比如王熙鳳騙寶玉要給他娶林姑娘,倒也有前賢可效。如今對姥姥來說,錢,就是她念茲在茲、何日忘之的愛人。

我捏了捏錢,硬着頭皮進屋去,她正沉浸在哭泣的余韻中,小孩子似的捧着臉,不停地抽搭。我遞毛巾給她擦臉,背過身把錢塞到被褥下,又柔聲說:“我來給你找找吧。”她抽噎着說:“你找不到的,我親眼看到讓你媽拿走了。”我掀開被褥,很驚喜地說:“噢,你看這是不是你的錢?”

她睜開通紅的眼,看了一下。我想這事總算可以了結了。她看了一眼,眼里的光變得黯淡,一甩頭,凜然道:“不對,不是這些,我的錢有八千多元。”

我無言敗退。

母親一攤手:“那真沒法了,總不能現在去銀行給她取錢吧。你去睡,我陪她熬着。”

直到凌晨兩點多鐘,我還聽得見隔壁房間的聲音。

天光大亮,我一睜開眼就翻身下床,到隔壁去觀望。只見她面色平靜地坐在床上,母親正給她擦臉,擦手,梳頭。她又慈和地笑着喚我:“來,坐我這兒來,咱吃早點。”

她全然忘了昨晚的風波。

那是她最後一次鬧丟錢。此後,她的體力與精神不再允許她這樣折騰。

作者:張天翼

